

聂卫平全集

世界围棋大师
精选集

【贰】



青岛出版社

聂卫平
全集【贰】

聂卫平 著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聂卫平全集 : 共4册 / 聂卫平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552-0982-9

I. ①聂… II. ①聂… III. ①围棋 - 对局 (棋类运动)

IV. ①G8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88327号

书 名 世界围棋大师精选集
聂卫平全集【贰】
著 者 聂卫平
整 理 谢 锐 赵守洵 张东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0532) 68068026
策 划 张化新 刘海波
主 审 黄 焰
责任编辑 吴清波 田 磊
特约编辑 陈卉敏 高洪义
封面设计 乔 峰
排 版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出版日期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87mm × 1092mm)
印 张 32
字 数 3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0982-9
定 价 5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 68068638

● 世界围棋大师精选集 ●



(一)

目 录

中日围棋擂台赛元年，世界围棋发展元年.....	1
扳田荣男说“大话”	6
江铸久怒涛五连胜.....	8
小林光一神勇六连胜.....	12
人生能有几回搏.....	16
绝地反击小林光一.....	19
撼加藤有如神助.....	81
再会秀行先生.....	147
化险为夷“过岗”	215
富士山下“攻城”	277
汗流浃背“掘井”	337
对“宇宙流”世纪之战.....	389
呕心沥血“破竹”	435

中日围棋擂台赛元年，世界围棋发展元年

1984年8月27日上午的一次中日棋界会议，给后来中国围棋乃至世界围棋带来的影响，超乎当时所有人的预期。

这次会议日方只有四人，由日本棋院、日本NEC公司、日本电通公司的代表组成，中方由国家体委、中国围棋队、新体育杂志社等代表组成，双方商谈的是举办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方拟定的比赛名称是“中日超级围棋赛”，中方提出，既然是以打擂的方式进行比赛，就应该叫“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方同意。

仅一个上午，一项后来影响深远的大赛即告诞生。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8人，中方尽遣精英：汪见虹、江铸久、邵震中、钱宇平、曹大元、刘小光、马晓春和我。其时我32岁，出任主将。日方派出了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片冈聪、石田章、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是超一流棋手，藤泽秀行是名誉棋圣，由他压阵更多是象征性的。其他五位棋手均为日本棋界年轻精英。

赛前中日媒体组织棋迷预测。日本《围棋俱乐部》杂志收到的答卷中，有91%认为日方必胜。日本棋院有人说，到日方前五名即可结束比赛。两位副帅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结束比赛，这是日方最保守的指标，至于主帅藤泽秀行登台，日方想都没想过。《新体育》杂志收到23749封读者答卷，80%以上认为日方将胜。

中国棋协提出的目标是，请出小林光一算及格，打败小林光一就是胜利。



中方先锋汪见虹落败后，江铸久的五连胜一下子使中方形势极其有利，请出小林光一已算及格。小林光一也实在了得，一气六连胜，直抵我的帐下。小林光一的一句“日本围棋有传统，这次比赛我不能输，我要战至最后”，让北京体育馆全场数千棋迷鸦雀无声。

我出征日本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感。1985年8月27日，我对小林光一的比赛开始，距离确定这项比赛举办的那一天正好一年整，历史竟然如此巧合，让这一天注定不同凡俗。这盘棋，我有针对性地大捞实地，中间一度很危险，但因祸得福，以2目半之优胜出。赛后小林光一长时间抱头不语，也不肯出来与数百名棋迷见面。

一天后，我在日本棋院击败加藤正夫九段，请出了日本队主将藤泽秀行。回到北京已是晚上，但方毅、金明、唐克等领导人依然在机场等候。

3个月后，最后的决战在北京举行。前往现场观战的有2000多名棋迷，阿沛·阿旺晋美、张劲夫、王鹤寿、金明、廖井丹、李梦华等领导到现场观战，央视进行实况转播。中国棋协主席陈祖德担任裁判长，女棋手杨晖六段担任记谱，芮乃伟七段担任计时，这样高规格的观战、裁判和记谱阵容，绝无仅有。

最终我以一又四分之三子之优胜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围棋比赛中战胜日本。这时比赛馆大厅掌声持续了足有1分钟，体育馆外响起了祝捷的鞭炮声。次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方毅、阿沛·阿旺晋美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颁奖。小林光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回到日本后，剃了光头引咎自责。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各出9人，日本小林觉出场后，连胜3人，中方形势吃紧。邓小平和胡耀邦请我和曹大元到北戴河打桥牌休息，邓小平对我说：“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胡耀邦说：“输了没关系，明年再来。”

小林觉又连胜两盘，后败于中方副帅马晓春，但马晓春旋即不敌片冈聰。至此中方仅剩我一人，日方尚有5人。邓小平很关心比赛进程，有人提到我方“哀兵必胜”时，他笑道：“可是，哀兵只有一个喽！”

我顶住压力，连胜片冈聰、山城宏、酒井猛、武宫正树、大竹英雄等5名日本高手，中方两连胜！主将决战日，邓小平一家人在一起等候比赛结果。我回国后，邓小平请我吃饭，向我敬酒祝贺，说：“擂台赛打得好！”我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豪。



那段时间,《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大量报道擂台赛,我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令我始料未及,实在是有点兴奋而又惶恐。有一次去山西大学做报告,被人山人海所包围,当时拍摄的现场照片标题即为“突围”。

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随即开赛,日方主将加藤正夫表态:“要豁出棋士的生命和荣誉来参加这次比赛。”这要是按以前日本武士道的说法,就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郑重程度远超首届中日擂台赛三位日本棋手输了剃发的誓言。

这场比赛,中方第二个出场的刘小光四连胜,中方优势明显,后来山城宏5连胜,请出中方副帅马晓春,日方反先。马晓春再次成功扳头后不敌日方主将加藤正夫。随后我登场,战胜加藤正夫,中方取得擂台赛三连胜。

1988年,中国围棋协会授予我“棋圣”称号,《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报道写道:“‘圣’是对功勋卓著的人的尊称,棋圣是围棋手的最高荣誉。”有趣的是,邓小平得知此事后,第二天让我拿证书给他看,他看了证书后对我说:“这个圣人可不好当哪,你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后来我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个棋圣辞了,我也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不敢当圣人。

回顾当年曾给我带来人生巅峰期的中日擂台赛,我很少提及一些比赛细节,要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哪盘棋,我想我的回答多少令人感到意外。我认为不是第一届比赛对小林光一和第二届比赛对大竹英雄的那两盘棋,而是第四届擂台赛对日本队先锋依田纪基之战。那届擂台赛,依田纪基气势如虹,一气六连胜,请出中国队主帅,中日擂台赛第一次出现了先锋对主帅这样奇特一幕。

这盘棋在日本进行时,日本NHK电视台进行全程直播,我在巨大压力下赢了这盘名誉之战。关系到祖国荣誉的棋我不能输!比如1988年中日擂台赛,对依田纪基是惊心动魄的一局棋,而且对我来说是绝不能输,我一输就被剃光头了,太丢中国人的脸了!我想,我赢了,不但为小师弟们报了仇,而且全世界能宣传我国。关本忠弘(NEC公司社长)看了这盘棋,认为依田有机会了,但我方寸不乱,放手祭出飞刀,立马胜势,最后安全运转执黑胜了7目半,本可以赢更多,可以把白棋吃飞了,但为了安全我没动杀心。关本忠弘最后无奈地说:“聂下得很冷静。”我至今仍为当时的冷静而自豪。

这盘棋完胜依田纪基,让日本棋界在电视直播中一雪前耻的愿望落空。随后我又战胜淡路修三,再次奏响了反击的号角。



但再完美的剧本也终有谢幕之时，我在连胜两盘后，败给当时并非超一流的羽根泰正，从此在这项比赛中走下神坛。在经历了三届比赛后，日本队终于尝到了一次胜利的滋味。

第五届比赛，中国队先锋杨士海一鸣惊人，将在上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出尽风头的依田纪基打下擂台，不敌苑田勇一后，初出茅庐的张文东三连胜，中方形势相当有利。曾在第三届中日擂台赛中五连胜的山城宏终结了张文东连胜后，不敌俞斌。俞斌再胜石田芳夫，至此日本队仅剩副将坂田荣男和主将武宫正树了。

其时年已 70 岁的坂田荣男聊发少年狂，披挂上阵，西北望，射天狼，他以 2 目半之优将俞斌打下擂台。但毕竟年岁不饶人，在随后的比赛中，钱宇平连胜坂田荣男和武宫正树，终结比赛。钱宇平对阵武宫正树之战在南京举行，体育场当作棋盘，巨大的竹篓子被制作成棋子，超过万人涌到现场观战，令武宫正树为之震惊。

第五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张文东、俞斌、钱宇平等中国中坚棋手层首次担当重任，在主将尚未出场的情况下即结束比赛，标志着中国中坚层棋手的崛起。

第六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亦出现了几个新面孔，中方有郑弘、廖桂永、梁伟棠，日方有小松英树、小县真树。这届比赛双方交替领先，颇具对抗味道，决赛在我与加藤正夫之间展开，两人大斗其时流行的“宇宙流”，加藤正夫成功治孤胜出。

第七届比赛开始，中国 70 后小龙一辈棋手开始登堂入室，年仅 18 岁的刘菁担当中国队先锋出战。此后，周鹤洋、邵炜刚、常昊、王磊也先后出现在这项比赛中，正是经过了中日擂台赛的洗礼培育，中国小龙辈棋手才走上世界棋界前沿，成为当时中国整体实力最强的一代棋手。

第七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整体表现低迷，日本队副将淡路修三连胜中国队副将马晓春和作为主将的我，终结比赛。那时候的我已经呈现出衰退迹象，对淡路之局，近乎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半目落败。之后我的昏着开始大行其道，在中日围棋擂台赛这个曾带给我无限荣耀的舞台上渐行渐远。

第八届比赛几乎是第七届比赛的翻版，中国棋界处于青黄不接之际、乍暖还寒之时，最难将息。日本队先锋加藤充志四连胜，陈临新扳头成功，两连胜后遭遇小松英树阻击，后者三连胜，请出中国队主将。我击败小松英树，却未能挡

住依田纪基，又以半目之差惜败。

第九届中日擂台赛常昊开始登场，但初战不利，败给山田规三生，此败成为常昊成长为继我之后的又一个“擂台英雄”的起点。这届比赛，刘小光和曹大元这两位60后棋手挑起大梁，两人同为三连胜，在擂台赛中绽放最美也是最后的辉煌。尤其是曹大元，在历经多次半目败的惨痛打击后，终于扬眉吐气，连胜山城宏、片冈聰、加藤正夫三位日本高手，终结比赛。

最后两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几乎成为一个人的表演舞台，他便是常昊。第十届比赛，常昊五连胜，打到日本队主将大竹英雄帐下，华发满头的大竹英雄哀兵出征，连胜常昊、俞斌、刘小光、曹大元，取得四连胜后精疲力尽，败给中国队主将马晓春。

第十一届比赛常昊发挥完美，前几盘比赛像是序曲，等到常昊登台后，他连胜羽根直树、王立诚、柳时熏、依田纪基、小林觉、大竹英雄，以六连胜结束比赛。适时世界大赛方兴未艾，各种比赛此起彼伏，中日擂台赛已完成历史使命，中日双方决定终结这项赛事。

至1996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共进行了11届，中国队以7:4占优。在11届比赛中，双方共激战136局，中方71胜65负稍微占优。中国出场27人，日本上场37人；中方平均8.1段，日方平均8.2段。在一届比赛中连胜较多的棋手：六连胜有小林光一（第一届）、依田纪基（第四届）、常昊（第十一届）；五连胜有江铸久（第一届）、我（第二届）、小林觉（第二届）、山城宏（第三届）、常昊（第十届）；其他三连胜、四连胜的还有刘小光、张文东、郑弘、片冈聰、马晓春、曹大元、加藤充志等。

今天回头看中日围棋擂台赛，给予怎样的高度评价都不过分。培养了数千万棋迷，中国一流棋手在这项比赛中得到锻炼，走向成熟。在这项比赛的感召带动下，数十项国内围棋赛事相继诞生，不少比赛延续至今。富士通杯、应氏杯等世界围棋大赛也随之问世，我在应氏杯决赛中不敌韩国曹薰铉后，又在韩国引发了新一轮围棋潮，围棋进入三国演弈的时代，此格局一直到今天都未曾改变……中国围棋乃至世界围棋从此大踏步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快速发展轨道，至今仍能感受到其绵绵后劲。

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元年，亦为世界围棋发展的元年。

坂田荣男说“大话”

1984年夏末的一天，围棋队领队杜维忠通知我到新体育杂志社开会。我这人一向大大咧咧的，开会就开会呗，也没问是什么会，为什么要到新体育杂志社开。

陈祖德、华以刚、罗建文、杜维忠和我一起来到新体育杂志社总编辑郝克强的办公室，只见全国体育总会联络部的蔡季舟也来了，还有新体育杂志主管围棋报道的陈铮。

“今天请大家来，是想商量一件事情。我们和日本想组织一个比赛，老蔡同志最近去日本，和日本棋院已经谈得差不多了，现在请他把情况先介绍一下。”郝克强一贯喜欢开门见山。

听说要和日本棋院一起组织一个比赛，我听了还是很高兴的。当时，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棋手，但是我们和日本棋手交锋的机会还是太少了。逢单年他们来，8人共打56场比赛；逢双年我们去日本，人数和比赛场数对等。我们的一些棋手如果不能入选访日代表团，就很难激起训练的积极性。

围棋要赶上日本，除了尽量与日本棋手多交手之外，别无他法。通过打谱和通过实战了解对手，深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我自己。

我当时已经32岁了，还能有多大蹦跶头呢？我主要想到像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这些年轻棋手对日本棋手的战绩总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与日本棋手交手的机会太少。如果有一个与日本棋手直接对抗的比赛，那么

他们经过磨练后，对日本棋手的战绩肯定会提高。

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高峰在等着我，我还会刮上一阵旋风，而这一阵旋风，由于比赛形式的不同，也因为时代的原因，其影响比第一阵旋风还要大许多，不仅席卷了日本，而且还震动了海内外的华人世界，震动了世界棋坛。

比赛的前期工作很快便谈妥了：每方出8人，采用打擂台的方式，胜方的奖金为400万日元，负方的奖金为100万日元。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想到拿奖金，总认为那些奖金只能作为办赛的经费。因为当时国家体委决定，这比赛由新体育杂志社来承办。一个杂志社哪能为这么一个比赛赔进去许多钱呢？

日本方面的名单很快就定下来了。藤泽秀行九段挂帅亲征，之后依次为加藤正夫王座、小林光一十段、石田章九段、片冈聰天元、淡路修三九段、小林觉七段、依田纪基五段。担任先锋的依田纪基虽只有五段，但他是日本新人王战冠军，在日本赢过不少高手。藤泽秀行先生夸他有九段的实力，这虽然有点偏爱，但其实力确实不低。

这实在是一个很强大的阵容，日本七大新闻棋战中有三个头衔获得者出战，石田章、淡路修三亦为无冕九段中的强手。

我们出场的人选未曾过多讨论，我自然当了主将。此前几年我在国内的战绩虽然落在马晓春的后面，但对日本棋手的战绩，他并没有超过我。每次访日代表团，或者迎接日本棋手来访，我还总坐在第一把交椅上。另外，日本队既然让藤泽秀行先生担任主将，我们推出马晓春当主将，也不合适。

我也许算得上一个务实的人，没有那么多遐想，我只想一盘棋一盘棋地好好下，根本就没想到如何突破，如何争取最后胜利之类，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了。

1984年10月5日，我去日本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式，在那个开幕式上，我才对这一比赛产生了一点紧张感。

日本棋院理事长坂田荣男在致辞中表示，他们只要出三个人即可结束比赛。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当然不相信他们三个人即能结束比赛，他这个牛皮肯定是要破的，但即使五个人结束比赛，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胜利。我想这一局面应该避免，不然显得我们中国棋手太不行了。

江铸久怒涛五连胜

先锋之战，汪见虹败给依田纪基。第二场比赛在北京举行，由江铸久对依田纪基，论棋力，我认为江铸久还是强一些，但一盘决胜，胜负都很正常，何况依田纪基已有一盘胜局在手，更有气势。

18岁的依田纪基是个很可爱的小伙子，白白的面孔，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很英俊，很讨人喜欢。但当时，我只希望江铸久能打败他，不然让人家一个先锋就打得我们稀里哗啦的，就太难看了。

那天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比赛场地设在北京体育馆南一楼西厅，观战室设在东厅。虽然东厅不大，但那时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似乎没什么人关心，前来采访的记者很少，观战的人也不多。小小的一个东厅，连记者和日本朋友全部容纳下了。藤泽秀行先生还和刚刚7岁的罗洗河占用一台茶几下指导棋。而后来，每次比赛都要占用三个厅来招待记者、领导和日本朋友。

我在观战室坐了整整一天，直到下午5点，我才松了一口气，江铸久在棋盘上取得的优势不可能再输出去了。

江铸久赢了依田纪基后，迎来了第二个对手小林觉七段。他能拿下这盘棋，对我们来说不觉得有什么新鲜，因为他过去就赢过小林觉。他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接着又赢了淡路修三九段。

淡路修三九段属于厚积薄发型，32岁才升上八段，35岁升上九段。升入八段后，一直是日本第三大棋战——本因坊战循环圈成员。在这同一时期，他还

获得了本因坊战、天元战和碁圣战三大棋战挑战权，虽然没有一次挑战成功，但其实力还是有目共睹。不然，他绝不会被安排在日本队第三个出场位置上。这也不难理解，坂田荣男理事长为什么会提出，希望到淡路修三这里便结束战斗了。

江铸久对小林觉的对局安排在箱根，租用的旅馆只准备下一场比赛。当江铸久获胜后，第二天便赶回东京，在临时租用的一家旅馆里，迎接淡路修三的挑战。

由此看来，淡路修三的确是仓促上阵的。当时，江铸久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况中，一是他第一仗后休息得不好；二是对淡路九段的棋没有多少研究。因为他的任务首先是拿下小林觉。那时中国围棋真是踩着石头过河，每一仗都非常小心，绝不敢有丝毫大意，压根儿就没想过一个人要连胜几位。

由于淡路九段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临战时对江铸久也不那么重视，江铸久把规定的3小时20分钟保留时间全部用完、进入读秒后，淡路九段才用了1小时50分钟，可见其落子速度明显要快得多。也许是因为大意，棋盘上几次出现淡路可能一锤定音的机会他都没抓住。读秒中的江铸久顽强追平局面并逆转后，淡路九段又有些沉不住气，表现出相当的烦躁。

最终江铸久再次取胜，三连胜！对我们来说真可谓喜出望外，他一个人就击碎了坂田荣男“到淡路修三为止”的狂言，我们当时高兴坏了！

1985年2月初，江铸久在上海设擂迎战片冈聪七段，这之前不久，片冈聪刚刚丢失了“天元”头衔。那段时间，上海举行围棋精英邀请赛，参加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棋手们都在上海。比赛那天，正好精英赛休战，我们从比赛开始即坐进观战室。

开局江铸久形势落后，直至中午，他一直陷入被动。右下片冈聪围出了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实地，江铸久的实地明显不足。我当时看到那形势，急得连饭都没心情吃。用餐后，大家都休息去了，有的去打台球，有的找个安静地方看书，我待在研究室里，心一直离不开这盘棋。

江铸久三连胜后，新体育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他庆祝胜利。原国务院秘书长金明、原中宣部部长廖井丹等一向关心围棋事业的老领导都来了，他们发言时都很激动。金明谈及陈毅元帅若九泉有知，也会为今天的成绩高兴时，竟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也很受感动，觉得只要有一两个棋手像江

铸久这样充分发挥出水平，打败日本队不是没有可能的。

江铸久最后果然赢了下来。这天上海棋社在距离赛场不远的长江剧场进行大盘讲解。讲解从晚上7点开始，二月初正是隆冬，那天正刮着北风，阴着天，冷极了，但1000多张票，两小时即告罄，不少棋迷冒着寒风，徘徊在剧场门口，希望能等到一张退票。有的人等不着退票也不走，为的是想早点知道最后的胜负结果。

比赛结束后，两位对局者又复盘了一会，然后去和观众们见面，片冈聰面带微笑，颇具大将风度。当江铸久退场时，观众们硬是把他围在入口处，一个个本子递上来，请他签名。

人越围越多，挤得江铸久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人们还在往上挤，本子一直顶到鼻子尖了。上海棋社工作人员一看这情景，赶紧把江铸久又拉上台去，护送他从后门离开剧场。

前门的观众还在痴痴地等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人们如此热爱和崇拜棋手，那情景真令人感动！

中日围棋擂台赛开赛后，新体育杂志社举行了一个有奖竞猜活动，猜奖的截止日期为1985年1月底，当时江铸久已取得三连胜，但在27000多名猜奖者中，猜中方胜的，仅7000人。日本《围棋俱乐部》杂志有3000多人参加猜奖，只有266人猜中方胜。据说这些人中，还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

现在江铸久四连胜了，于是大家开始议论起中国队获胜的话题来了。我们还有7人，日本仅剩4人，难怪一些人甚至觉得我未必要出场了。

日本方面的舆论也变了，作家中野孝次写了篇短文很有意思，大概最能代表日本人的心情了：“到片冈为止，都怎么啦？是被江先生的惊人气魄压倒了、要崩溃了吗？也许这次是个意外，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精神上。要是石田章再被打败了呢？日本棋院的分量就要打上个问号了！想不到被人家打到我们棋院的最高层上来了。后面的小林光一和加藤正夫，哪一位能体现出我们一流职业棋士的真正价值呢？我们拭目以待吧。中国棋手加油！”

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和在位棋圣赵治勋则是从技术上评论的。赵治勋说：“（日本）败下阵来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从技术水平上讲，两国已没有大的差距。”秀行先生则说：“我早就说过，中国军团已经来到我们的城下了，但很少有人相信。现在我们面临困境了……中国出场选手是从众多棋手中挑选出来的

出类拔萃者，他们都奋力拼搏，自然表现出强劲势头。而且他们都很年轻，所以进步很快。马晓春气势正旺，咄咄逼人，不过也许还没打到他那里，整个比赛就结束了。”

那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已成为两国棋界都十分关注的大事。2月17日，新体育杂志社为庆祝《围棋天地》杂志创刊，在京西宾馆举行茶话会，国务委员方毅、张劲夫等领导到场，还有一些关心围棋事业的老前辈，宋季文、廖井丹、曾涛也来了。这不仅因为《围棋天地》杂志创刊，更因为江铸久的四连胜，使这些老领导们很高兴。当时张劲夫说：“要是围棋擂台赛打败日本，其意义我看和女排的胜利差不多。”

我当时听了心里很激动，女排的胜利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的民族自豪感，要说是一颗精神原子弹也不过分，我们围棋要是也能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那就太鼓舞人心了！

江铸久第二次东渡日本迎接石田章九段的攻擂。秀行先生介绍说，石田章的棋有些像曹大元，比较厚实。我和石田章在1977年交手过两次，1胜1负。那时他才七段，在来访团中排名第三位，但成绩却和东野弘昭九段一样地好，5胜1和1负。

江铸久又传来了战胜石田章的消息，真是好样的。可是他第二天紧接着对小林光一十段便不行了，他前边五盘棋，开局都不太好，但一到中盘，便发挥出了自己的力量，杀得对手难以招架，唯独对小林光一这盘棋，开局时他还占了优势，但下午续弈不久，他看错了一步棋，形势便接近了，后来小林光一越下越顺，中盘获胜。

这一切原在意料之中，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紧迫感。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出场时还将面对小林光一，因为前面还有5位队友。